

## 再画牡丹图赠送株洲站

2015年,株洲火车站向社会征集书画作品,袁定瓚积极报名参加,创作了一幅牡丹图和三幅书法作品。经专家评审,其画作《锦绣前程》和一幅书法作品被悬挂在株洲火车站贵宾室内。

2019年5月,株洲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动工。到2022年底,该项目全面竣工后,株洲火车站将形成包含普铁、城际铁路、智轨、公交、长途客运、出租车、社会车辆七站合一的综合交通枢纽。

“新车站要有新气象,我再画几幅牡丹送给株洲站。”从《株洲日报》上获悉株洲火车站要改扩建的消息,袁定瓚十分开心,当即展开画纸,挥毫绘就一幅宽4.3米、高1.6米的巨幅牡丹图。他打算将这幅作品再次赠送给株洲火车站,依旧命名为《锦绣前程》。袁老还表示,如果车站有需要,他愿意为每一间候车室都配一幅他的作品。通过记者的牵线,株洲火车站欣然接受了袁老的美意。10月21日下午,株洲火车站党委办宣传助理员肖调东前往袁老的工作室甄选作品,表达感谢。

肖调东告诉记者,除了车站工作人员,他还时常见到有旅客在袁老画作前驻足鉴赏。袁定瓚等艺术家的书画作品,给车站增添了艺术气息,也向来自全国的旅客朋友展示着株洲这座工业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蕴。

“欢迎更多艺术家为车站增添色彩,锦上添花。”肖调东说。

## “袁牡丹”再绘巨幅牡丹图赠株洲站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株洲火车站贵宾

室大厅中央悬挂着一幅名为《锦绣前程》的画作,画纸上的几株牡丹已在株洲火车站“盛放”多年,无数年来北往的旅客领略过“她们”的风姿。如今,由于新火车站启动改扩建工程,这幅画作已被工作人员取下来,但作者袁定瓚再次绘就巨幅牡丹,打算赠予新火车站,让“国色天香”在新站迎接“重生”。



▲袁定瓚新创作的《锦绣前程》。 记者/廖智勇 摄

### 笔下牡丹栩栩如生

袁定瓚今年81岁,白关镇人,现任湖南工业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他作品颇丰,且质量上乘。全家八口人,出了五位画家,其夫全家张芝华和儿媳黄艳是株洲市美协会员,长子袁文松和幼子袁雨松是湖南省美协会员。

老人笔下的牡丹栩栩如生,国花的雍容华贵跃然纸上。细细品

赏,更是别具一番风格,笔触和用色都恰到好处,花瓣、花蕊颜色明快,淡彩浓彩过渡自然,茎叶虽以重色为主,但脉络分明,很通透,留白处滴落几点淡彩,仿似曲径通幽,意境深远。花、叶相映成趣,可谓浑然天成。

袁定瓚画的牡丹艺术价值很高,其大幅作品《锦上添花》被郑

板桥纪念馆永久收藏。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儒光曾评价袁老的作品:浓淡有致,沉稳而洒脱,见功底,有神韵。株洲市美协原主席周伟钊也十分推崇袁老的作品,并赠其外号“袁牡丹”。袁老的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颇受欢迎,他的牡丹图在外地展览后,被不少外省书画爱好者现场购买收藏。

独钟,几乎每年都要到洛阳写生、拍照,这一画就画了近50年。如今,袁老的微信名叫“牡丹痴翁”。

“后来湖南省植物园里也栽种了牡丹,我就没再去洛阳写生了。”袁定瓚说。

### 洛阳之旅爱上牡丹

株洲没有大面积栽种过牡丹,作为本土画家,袁定瓚为何会在画牡丹上有如此高的造诣呢? “爱上牡丹花,还得感谢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次洛阳之旅。”见记者疑惑,袁定瓚兴致盎然地谈起了往事。

1972年,袁定瓚在株洲市四中校办工厂管理岗位任职,受单位委派去河南洛阳出差。自幼钟爱绘画的他,被国花牡丹的雍容华贵和非凡气质所折服,当即购买画笔、颜料等工具到花园里写生。此后,袁定瓚对牡丹情有

## “清堵点”“拔钉子” 芦淞区7个项目实现征拆清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嵩 通讯员/罗金鹏)9月29日,芦淞区龙泉街道顺利完成合力储备地块项目最后3户签约工作;10月19日,贺家土街道依法启动大园棚改造项目最后一户强制执行行动……

记者从芦淞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9月30日,芦淞区今年已完成集体项目征拆35个、1522亩,完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2个、1.038万平方米。此外,今年市级交办芦淞区的10个清零扫尾项目,目前也已完成7个。

### 攻坚克难 全面启动项目清零扫尾

贺家土街道大园棚改造项目自2017年5月启动以来,创造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征拆的最新速度,但仍留有一户“钉子户”。

8月3日,芦淞区召开动员会,全面开展“清堵点、促交地”清零扫尾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攻坚。8月26日,建宁街道大米厂棚改造项目最后一户完成签约,该项目提前完成清零扫尾目标任务。

9月,该区继续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征拆征收工作,截至10月20日,全区清零扫尾项目共签约5户,拆除房屋10栋,完成4个项目清零扫尾任务。

其中,枫溪街道9月10日对配套一号二地块项目最后一户顺利实施强制拆除;9月18日对湘江东岸综合整治二期项目共6栋房屋进行集中拆除;9月20日,配套一号项目成功完成签约。 “为打通阻碍项目落地建设的最后堵点,我们成立了由区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清零扫尾攻坚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由征拆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清零扫尾专项行动专班,保障了充足的力量,确保发现的问题按照“不过夜”的要求,全力创造条件“清堵点”“拔钉子”。

### 阳光征拆 全力解决涉征群众的合理诉求

区级领导调度在一线进行、问题在一线解决;镇、街道办事处书记作为项目第一责任人,每晚坐镇项目指挥部……把党建引领切实延伸至征拆一线,全区各部门扎实当好被征拆户的“服务员”,全力解决涉征群众的合理诉求,赢



▲大园棚改造项目最后一户征拆现场。 通讯员供图

得广泛支持。征拆征收工作,群众最害怕的是不公平。该区始终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算到底”的原则,绝不允许任何人乱开口子,严格落实“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绝不让先签字的拆迁户吃亏,杜绝出现“后拆得利”。

“主动对征地手续、征收程序、补偿结果等内容进行公开公示,对每一个环

节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阳光操作。”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芦淞区将继续强化调度,对列入区考核任务计划的项目和省市区重点项目全面启动征拆征收工作。同时,深入开展清零扫尾攻坚行动,强化合力,充分发挥征拆工作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贡献征拆力量。

## 隐情

施崇伟

响起了,还是阿姨打的:“他们又在吵架了。”

木根给爸把电话打过去,又是一幅平静的状态。

木根犯疑了,决定第二天回县城去看看。

刚停好车,正好看到买菜的阿姨进了小区。两人一起上楼,出了电梯,紧闭的房门传来两个老人的吵架声。木根在双唇间竖起中指,对着阿姨轻轻地唾了一声。

木根妈一边吵一边还有哭声:“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想当年嫁给你时,你那个山看见,出门全是山。一个几平方米的破屋,转个身都难。”

木根爸长长叹了口气,语气却轻缓得多:“说那些有什么意思嘛。那个时代就只有这个条件。你就忘记了后来还分到了单独的大房子吗?有十几个平方米哈。”

木根妈继续在数落:“说起你的大房子我更来气。在那个屋子让我看到那个往你身上钻的女人,我想吐!”

木根爸一下子提高了嗓门:“恶婆子,你血口喷人!原来你非要把我调回来,是暗藏着这些鬼把戏。人家是当地的村民,我那是帮他们村修路时受了伤,她是来感谢我。你看到她时,她是在往我口袋里塞鸡蛋。”

“哼,鬼才相信你的鸡蛋。我看到的就你和地拉拉扯扯。五十年了,我的这个恨还没解,没想

到,你还要回临山,你还要去叙旧情吗?”

“叙你妈的旧情……”从来不说一个脏字的木根爸竟然骂起来,还响起了摔东西的声音。

木根见事不妙,忙开门而入。吵架声戛然而止。木根妈从屋角拿出扫帚,扫着地上的玻璃碎片:“你爸不小心把杯子摔地上了。”

木根爸接过儿子的箱子,箱子里装着木根给父母新买的按摩椅。然后连忙给儿子倒水:“怎么电话都没打就突然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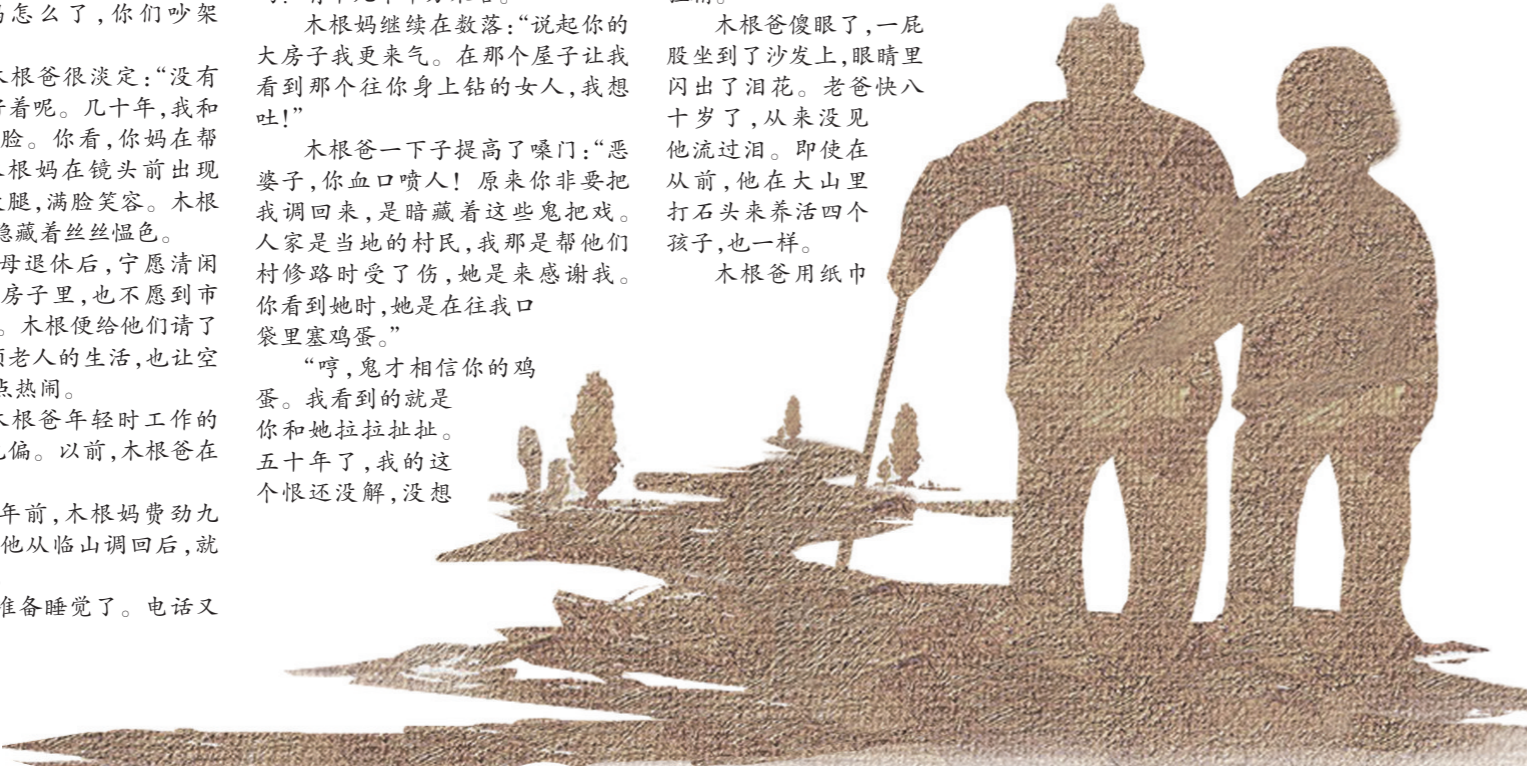
沙发上,爸爸平常出门时背的包,塞得满满的。

“爸,妈,刚才我在门外,都听到了。”

木根妈扫帚一扔,“哇”的一声,嚎啕大哭:“你爸是个没良心的东西,他要回临山,去见他的老相好狐狸精。”

木根爸傻眼了,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眼睛里闪出了泪花。老爸快八十岁了,从来没见过他流过泪。即使在从前,他在大山里打石头来养活四个孩子,也一样。

木根爸用纸巾



## 唱歌的老人

王晓棠

夏天,老人戴着草帽,很早就来老牛河西岸钓鱼。他把钓到的鱼放入水桶里,临回家时,会看一看,开心地笑一笑。“在水桶里也没关系,就去新家吧。”他对水桶里的鱼们说。

这河滩水深流急,离村远,只有这位老人喜欢在这僻静的地方钓鱼。

一天上午,河岸边又来了一个女孩。老人看她的打扮,像是城里来的。偶尔,也会有城里人来,三三两两,是来探险的。不过这个女孩,失魂落魄,又是孤身一人,不像是来探险的。

老人瞥她几眼,继续钓鱼。女孩坐在河边,望着蓝色的小雏菊,体验着她的失意和忧伤。世界很安静,只有鸟儿偶尔的叫声。晌午,老人饿了。他扭头看着女孩,还没走。老人坐到桥边的阴凉里去,吃早上带来的烧饼。

老人牙快掉了,嘴塌下来。左手往嘴里送,右手下巴那接

着。到最后,老人手一弯,仰头全倒进嘴里。吃好了的老人,对着满河滩的寂寥,对着河边静坐的女孩,抖一抖草帽,扯开嗓子,唱出一首好听的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

老人边唱边用眼瞥坐在河那边的女孩,见她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泪流满面。老人唱得更起劲了,把河滩、河岸唱得到处都是阳光……

一年后,那个城里的女孩来了,与她的新男友。旧地重游,她见满河滩芳草刚刚作响,只是,不见去年那个钓鱼的老人和他的歌声。女孩到村里打听,原来老人已经故去。她禁不住轻轻地唱起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去年,若不是老人的歌声,她怎么也过不了失恋的坎。

男友似乎看出了什么,他拥紧了女孩。

## 两三百

王伟革

机械厂附近的小菜馆,“两三百”请发小明程吃饭,四荤两素,一大碗汤。

明程拱手阻拦:“够了够了,两个,吃不完。”

“省啥?现在这个社会,要能挣会花!钱不是省出来的,是赚出来的。”“两三百”说:“听说你去机械厂当修理工,一个月工资三千不到,赶紧辞了吧!跟我干吧,每天两三百……”“两三百”脑子活络,喜欢到处打零工,每天没有两三百就不做,由此得名。

明程说:“啥活?” “两三百”说:“模具厂做磨砂工,260元一天,日结,一个月比你现在可不止赚两三百咯。”

明程摇摇头说:“又是零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工作没保障。” “现在哪个厂子不招人?零工的工资比固定工高,合算!”“两三百”说。

“不去。工厂派我去学习,拿了学历证书,我现在是工厂的技术员,工资虽然低一点,但工作环境好,生活有保障,领导也信任,我觉得挺好!”明程说。

“树挪死,人挪活。你呀,就是死脑筋!”“两三百”摇着头说。

“两三百”今天在这里卸货,明天在那里配料,哪里需要他到哪里,哪里给的钱多他到哪里。五年后,“两三百”首付按揭,买了郊区的一套两居室。

明程依然在机械厂当修理工,拿固定工资,租地下室,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十年后,机械厂搬迁,明程去劳务市场找搬运工,见到“两三百”缩着身子等活干,就问:“还在打零工?”

“疫情时期,活儿难找,我都半月没干活了,再这样下去,房贷……”“两三百”苦着脸说。

“去我厂里当工人吧,每月四千多,你干不干!”明程说,“我现在是机械厂的技术员,副厂长。”

“行!行行行!”“两三百”喜笑颜开。

“每天只有一百多哟,你现在不嫌少了?”明程问。

“稳定就行,稳定就行。”“两三百”唯唯诺诺。